

红楼梦新 第二部

# 茂陵秋

（台）高阳

南海出版公司

I 247.57  
33

960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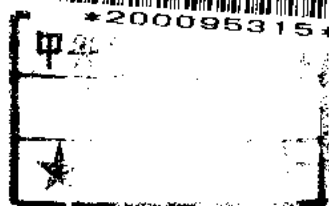
红楼梦断第二部

# 茂陵秋

(台湾) 高阳 著



\*200095315\*

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5·海口

琼新登字 01 号

DK96/31



茂陵秋——红楼梦——第二部

作者 (台湾)高阳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特约编辑 邓九明

装帧设计 杨 林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照排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

印刷 邢台市新华胶印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印张 18.125 印张

字数 405 千字

版次 199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6000 册

书号 ISBN 7-5442-0264-x/K·35

定价 15.50 元

(版权所有·盗印必究)

## 内 容 提 要

二十年后，一次重返下乡插队地点的聚会，再一次拉近了十几个当年“知青”的距离。已是不惑之年的他们，彼此既熟悉又陌生。人生经历各不相同，但每人都有一个岁月编织起来的故事。他们之中，有几经沉浮、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和混迹官场的权贵，有矢志不渝的乡镇长和自甘潦倒的二流子，有功成名就的作家和浪迹天涯的艺术家，有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和坑蒙拐骗的皮包商……特殊时代特殊环境造就了这批各具特色的人物。不惑之年的再次相聚，必然又会交织出一串刻骨铭心的故事，再一次给了他们认识彼此的机会：不灭情感的悲欢离合，纯朴无私的互帮互助，无怨无悔的执著追求，执迷不悟的堕落腐化……为理想，为生存，为欲望，他们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，在各种各样的机遇和环境中，继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。

作品以当代社会为背景，以贴近现实生活、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，着力刻画了出生于五十年代末、社会重大变革中历经风雨的一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心态、不同行为和不同追求，展示出“不惑之年”这代人恰恰是最“惑”之年：过早遗失了童年时代的天真烂漫，少年时代没有多少美丽梦想，青年时代就有了丰富的人生体验、复杂的心灵历程和纷繁的社会经历。如今面对现实生活，他们都很实际，对人生和社会的参与意识都是那么的认真和执著，或正或邪，或有意或无意，但却真实地体现着人生的不同价值。他们正以自己最成熟的行为方式，走向生命的最终辉煌或最终悲哀……

老支书已经很久没到这儿站了。到底有多久，没谁记得清楚。就像全村老老少少没几个能说得出何年何月开始称他做“老支书”，并由此忘了他的姓名；甚至晚辈们乍一听谁来找个姓牛的，会连连摇头说这村没有姓牛的，都姓杨。大杨庄的人姓杨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几个姓杨的年轻人挑着青菜，一大早到镇上去赶集占摊儿，就在村东头光荣坊下撞见了姓牛的老支书，难免有些纳闷。老人家八十有余了，这两年一直抱病卧床，屋门都不出；再说也早过了睡懵懂的年纪，怎么会冷不丁跑这儿来啦？然后他们就想起，今天可是个特殊的日子。

对大杨庄来说，八月的第一个早晨跟七月的最后一个早晨没什么两样儿。鸡鸣狗叫过一阵，黎明前的那层漆黑便迅速离去，整个村子打着哈欠于朦胧中醒来。随后，除去常年坚持睡回笼觉的人，大多户人家的小院里就有了动静。不一会儿，新瓦房旧瓦屋上空飘出或浓或淡的炊烟，随着轻风袅袅升腾，去熏燎天幕的最后一层夜色。再过一会儿，邻村个体搞运输的卡车队出发了，憋足了劲儿的叫声，像大杨庄庄心那棵老杨树上昔日震破天的大喇叭，唤醒了村里几家富户院里的拖拉机。拖拉机突突突冒着黑烟去往两里外的流沙河装沙子的时辰，到别村给人家干活或赶大集的人就该出门了。出门向东走大路的话，

淮盐差的余银之中，拨出二十一万分解江宁、苏州两织造衙门，每处每年各得十万五千两。原本向藩库支领的这笔款子，就此停支。

到得康熙四十七年，部议裁减应织缎匹。供应既减，经费自然也要减少。苏州每年可省下四万多银子，而两淮巡盐御史衙门，仍依原数照解，理当由织造转缴差额。康熙五十二年以前，已经料理清楚；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，一共七年积下了三十二万多的亏空，内务府已经催了两年了。

李煦计无所出，这年——康熙六十一年三月里，硬着头皮又写了一个密折，实言陈奏：“奴才因历年应酬众多，家累不少，致将存剩银两借用，今晓夜思维，无术归还。”唯有“伏求终始天恩，再赏许墅关差十年。在正额钱粮以外，愿进银五万两”。此外，每年再抵补亏空三万两千多银子。十年可以补完。

皇帝没有准，但也没有驳。留中不发，也可视作皇帝尚在考虑。李煦并不气馁。

不但不气馁，他甚至始终是乐观的，能将眼前的心力交瘁之苦，融化在三五年内无穷的希望之中——希望在遥远的西陲：张掖。

张掖就是甘州，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驻节之地。自古著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旖旎风光，由于李绅的刻画，使得他更神往了。

\* \* \*

李绅是端午节刚过回到苏州的，他在平郡王讷尔苏帐下专司笔札。一次战役大捷，他为平郡王写了一通贺函给皇十四子，大获赏识，要延揽李绅入幕。从此，他由诸侯的门下

转为“东宫”的宾客。

说皇十四子恂郡王是“东宫”，无名有实。早在康熙四十七年，皇十四子胤提革去直郡王爵位时，所撤回的上三旗护卫人员，即奉上谕，赐与十四阿哥。五十七年冬天授为抚远大将军时，特准使用标示御驾所在的正黄旗纛，亲御太和殿颁授抚远大将军的金印，在在暗示，皇十四子是代替御驾亲征。大命有归，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为此，凡派赴军前的文武官员，都有从龙之威。但恂郡王人如其号，恂恂然唯恐不胜，对部下尽管时有恩赏，而约束甚严。以李绅的性情，遇到这样一位明主，自然死心塌地，效力勿去。

但是，江南还是常萦魂梦。所恋的倒不是江南之风光，而是在江南的亲族。他也不知道，李煦老境颓唐，而李鼎则纨绔如故。想起十几年追随的情谊，很想有机会来看看这位老叔。只是几次请假，总为皇十四子劝说：“间关跋涉，往还万里，太辛苦了！等有机会再说吧。”

机会终于找到了。塞外苦寒，重裘不暖。恂郡王想到自己的那件“吴绵”小棉袄，隔一层布衫，贴肉穿着，又轻又暖，何不每人制发一件？

于是他脱下自己的小棉袄，作为样品，下令采办四万件。他所说的“吴绵”就是丝绵，出在江浙两省养蚕的地方。主管军需的官员，主张用大将军的敕令行文有关督抚，从速照办，限期运到。李绅知道了这件事，另有主意。

“四万件丝绵小棉袄，大概八万银子就可以办得下来。可是行文督抚，层转州县，派到民间，恐怕二十万银子都办不下来。军需紧急，地方官不敢违误期限。于是胥吏借事生风，鞭仆追比，不知会如何骚扰？”李绅又说，“再者，若无专人

督办，尺寸不齐，厚薄不一，验收分发，一定纠纷不断。是故此议不可行。”

“说得不错！缙之，”恂郡王问，“想来你总有善策？”

“不敢谓之为善策。只是我在江南多年，对这方面的情形比较了解。蚕丝出在太湖边上的苏州、湖州两府，我有个省钱、省时、省麻烦的办法。”

他的办法是委托苏州、杭州两织造估价代办，工料款子请江苏、浙江两藩库代垫，咨部在西征军费项下扣还。将来运输亦可委请苏杭两织造代办，他们每年解送龙衣，自有一批妥当的船在。

“织造衙门在这方面是内行，购料比别人又便宜又好。至于工人，除了本衙门的匠役以外，另有一批特约的机户与裁缝。只要找到抓头的人，说明式样尺寸，领了料去，大包发小包，小包发散户，限期汇总来缴，再不得耽误，更不敢偷工减料。实在是一举数得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恂郡王很高兴地说，“虽小事亦是一番经济，足见长才！”

“十四爷谬赞，愧不敢当。”李绅紧接着说，“不过，我要假公济私，向十四爷讨这个差使。”

恂郡王想了一会儿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！按实际，恐怕亦只有你去，才能办得圆满。”

“多谢十四爷！”李绅请了个安。

“言重，言重！应该我向你道谢。”恂郡王说，“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自然是越快越好。”李绅答说，“我想端午节左右赶回江南，限一个月办齐这批棉军服。随即装船，大概七月初可到开封。以后，接运的事，我就不管了。”

“行！不过，我希望你在苏州也别逗留得太久。”恂郡王念了两句唐诗，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！”

“是！我尽力在八月底之前赶回来复命。”

\* \* \*

道不完的别后相思，说不尽的塞外风光。直到第四天下午，李煦在沧浪亭设席为李绅接风，才能细谈公事。

同席的只得四个人，李家叔侄以外，另有两个李煦的幕友，一个叫沈宜士，籍隶浙江山阴，精于筹算；一个叫李果，字客山，本地人，专为李煦应酬各方宾客。这两个人都称得起笃行君子。在李家的门客中，也只有这两个人跟李绅谈得来，所以李煦特为邀他们来作陪。

叙过契阔，主客四人相将入席，不分上下，随意落座。李煦端起酒杯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缙之，你老叔有个不情之请，你先干了再说。”

一干了杯，即表示对他的“不情之请”作了承诺，但李煦已先一饮而尽，举空杯相照，李绅就不能不干了。

“缙之，那四万件棉袄，你都交给我办吧！”

是这么一个“不情之请”，李绅大出意外，公文中说得明明白白，委托苏州、杭州两织造衙门，各办丝棉袄两万，价款亦由江苏、浙江两藩司衙门分垫。李绅又何得擅作主张？

李果本性喜欢急人之急，看李绅面有难色，体谅到他的处境确有无法应命之苦，便开口替他解围。

李煦字旭东，门客都称他“旭公”。李果很率直地说：“旭公，此事非缙之兄所能做主，得别作计议。”

“吾从众！”李煦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双手相叠，搁在鼓起来的肚子上。

他这个姿态是李绅看惯了的，只是感想不同。当李煦精力旺盛时，出现这样的姿态，自然而然地会使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最终裁定者的权威。而此刻白发满头，与他的双目炯炯不甚调和，所予人的感觉是，他在求援，他渴望着能有一个使他一手经理这批军服的办法出现。

就为了这一感觉，李绅提出一个他本人不喜欢的建议：“我想，或者可以跟孙三叔商量，请他自己表示，拿这个差使让给大叔一个人来办。”

所谓“孙三叔”即指杭州织造孙文成。“这是釜底抽薪之计。”李果接口，“我赞成。”

“宜士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沈宜士是典型的绍兴师爷的派头，三思而言，言必有中。此时先喝口酒，拈块凤鸡咬了一口，咀嚼了一会儿，方始开口。

“李、曹、孙三家如一家，这件事情孙家情让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不过，其中有一层关碍，只怕孙家肯让，浙江的巡抚跟藩司也不肯让。”沈宜士略停一下，又说，“列公请想，大将军派下来的差使，谁不想巴结？”

画龙点睛在最后一语，座中无不恍然大悟。浙江拿这个差使办好了，不见得有何好处，但如转到江苏来办，不知其中有此情让的委曲，只道浙江怠慢这个差使，倘或抚远大将军因此恼怒，浙江的织造、巡抚、藩司的前程，当然就此断送了。

“看起来不行了！不过，”李煦皱着眉说，“如果有这八万银子周转，我的几个关都可以过去了。”

“法子不是没有。”沈宜士慢条斯理地说，“这个法子叫做让利不让名。表面上，孙织造承办，暗地里将浙江的款子转

过来，东西由这里办好，悄悄送到浙江再装船。不过，也不能全数拿过来，浙江自己要办一部分，才能遮人耳目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李煦眉目舒展地说，“此计大妙！如果文成肯让四分之三给我最好，不然就平分着办。”接着叫一声，“缙之！”

不必明言，便能意会。李绅慨然答说：“孙三叔那里，自然我去商量。事不宜迟，我明天就走。”

“也不必这么匆忙。”李煦急忙说道，“你好好歇几天再说。”

“事情要办就得快。”李果插进来说，“我陪缙之兄一起去走一趟，顺便逛逛西湖。”

“这倒也使得！”

李煦说了这一句，随即离席，亲自关照二总管温世隆，将他平日来往扬州、镇江、常州各地的一艘坐船，赶紧收拾干净，帷帐衾褥，皆备新品。又分派随行的厨子听差，以上宾之礼相待。

回到席间，愁怀一去，天公恰又作美，来了一场阵头雨，炎暑顿消、神清气爽，酒兴谈兴更加好了。

话题很自然地落到抚远大将军恂郡王身上。李果问道：“都道储位已定，又说皇上有禅位之意。缙之兄，你如今是大将军麾下的上客，朝夕过从，想来总知道这些至秘极密？”

李绅笑道：“既是至秘极密，我何可妄言，不过储位已定，实在已算不了什么秘密。皇上的朱谕，我亦见过一通，谆谆以宽厚御民为勉，期望大将军能做仁君的意思，是很殷切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去年万寿节前，太仓王相国奏请建储，何以又获严谴？”

“这是皇上的深意。一建了储，东宫体制在诸王之上，岁

时令节，诸王见太子行三跪六叩礼，你想恂郡王的同母兄四阿哥雍亲王，心里是什么味道？”

“雍亲王为人尖刻。”李煦插进来说，“不立恂郡王为太子，一则是这一来体制所关，无法跟弟兄亲近，再则就是怕雍亲王心里不服。皇上深谋远虑，计出万全。大清朝福祚绵长，真正我辈何幸而逢此盛世！”

说罢满饮一杯，大家也都陪他干了，李果一面为大家斟酒，一面问道：“缙之兄，禅位之说如何？”

“这一层很难说，不过皇上已下了好几年的工夫，把他即位以来的大事按年追叙，以备嗣君奉为南针。或许等皇上将这件大事办妥了，还要当个几十年的太上皇，亦未可知。”

“这可真是自有载籍所未有的盛举！缙之兄，我倒还要请教。恂郡王到底有何长处，皇上何以独钟意于这位阿哥？”

李绅想了一下答说：“皇上钟意于恂郡王，就因为他跟他的同母兄雍亲王，是极端相反的性情。”

原来恂郡王赋性仁厚，从小对兄恭敬，对弟友爱，因而最蒙父皇钟爱。自从太子两次被废，弟兄之公认的最能干的皇八子乘机而起，居然获得原来拥护太子的一班椒房贵戚、元老重臣的支持。弟兄之中，包括皇长子、皇九子、皇十子，以及现在的恂郡王，亦无不倾心。众望所归，宾客如云，俨然东宫气象了。

但在皇帝看，皇子中最不合继承大位资格的，就是皇八子。因为他的出身不好，生母良妃是籍没入宫的罪人之女。如果他做了皇帝，皇三子诚亲王、皇四子雍亲王，还可能有皇五子恒亲王，都不会甘服。束甲相攻的骨肉之祸，必不可免。

还有一层为皇帝所深恶的是，皇八子的福晋，既妒且悍，所以皇八子一直没有儿子，如果是他继承了皇位，一传而绝，

将来选取嗣子，必生严重的纠纷。因此，凡有大臣称道皇八子贤能，即不为皇帝所喜。但另一方面，却又用皇八子管理内务府，用意显示他的这个儿子，可为大臣，不可为君。

见此光景，颇有自知之明的皇八子，绝了想君临天下的念头，决定在兄弟之中，挑一个人去支持，以成拥立之功，长保富贵安乐。

他心目中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皇九子，一个是皇十四子，结果挑中了后者。最大的原因是，迎合皇帝的心理。

这一来，就更加加强了传位于皇十四子的决心。因为皇八子眼前让贤，将来自必尽心辅佐，外而治国，内而消弭骨肉间的猜疑，有他参赞，更可放心。

“总而言之，皇上认为只有传位给恂郡王才无后患。当然，恂郡王的德与才，亦足以成为明主。加以年力正富，一旦接位，起码有三十年太平天下。”

“有道理，有道理！”久未发言的沈宜士连连点头，然后提出一个疑问，“民间的大户人家，如果遇到这种承家顶门户的大事，总也要找几个大儿子商量商量，不知道跟几位亲王商量过没有？”

“问得好！”李绅答说，“照我猜想，诚亲王、雍亲王、恒亲王，还有皇七子淳郡王都商量过的。”

“照此说来，乾坤已经大定。将来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缙之兄飞黄腾达，指日可期。”

李绅淡于名利，对沈宜士的恭维，不甚入耳，所以矜持地微笑不答。李煦却大为兴奋，有一段锦绣前程可以描画。

“我们曹、李两家，这几年的家运坏极，坏极！不过，我看得比较远，所以一切都能泰然处之。恂郡王一旦登了大宝，我们那位姑爷平郡王是他在塞外同生死、共甘苦的弟兄，必

定要得意的。加以缙之是从龙之臣，三五年工夫就可以戴红顶子。两位请想，我眼前这点儿坎坷算得了什么！”

这是可以明言的关系，还有不便说破的奥援。李煦早在皇八子身上下了功夫，曾经买过四个绝色女子，送到京里，为皇八子营了很隐秘的金屋。恂郡王做了皇帝，如今还只是贝子的皇八子一定会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，成为第九位“铁帽子王”，这是最牢靠的一座靠山。

\* \* \*

从杭州回来，已经六月初了，天气正热的时候。李绅被安排在水榭中下榻，李鼎亦移榻相陪。晚来置酒，兄弟俩闲谈，少不得要提起一个人。

“小鼎，绣春怎么样了？”

“春心莫与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”

李绅黯然，然后怔怔地望着李鼎，好半天才问：“你现在跟她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没有见过她。”

“去年秋天，不是说你在曹家做客有一个月之久？莫非就没有机会看见她？”

“她根本不在曹家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李绅又问，“还是住在她嫂子家？”

“也不是！”李鼎又吟了两句诗，“此身已作沾泥絮，黄卷青灯了一生！”

“怎么？”李绅大惊，“真的出家了！”

“听说是带发修行。”

“在哪个庵？”

“好像是在吴江附近的一个镇上。”

“小鼎，”李绅央求着说，“你给打听一下，行不行？”

“要打听容易，你让柱子到门房里去问一声就是，四姨太太还派人给她送过东西。”李鼎紧接着问，“绅哥，你还打算去访旧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愿意不愿意见我？”

李鼎年轻好事，加以久无新鲜的消遣，认为去看出了家的绣春，特别是见了李绅作何模样，是件很好玩儿的事，所以天然欲试。不过，他知道李绅的脾气，倘或自己的态度欠庄重，就不但不会带他去，多半还要挨几句训。

于是，他神色肃然地说：“绅哥，论到这重公案，自然是你负她。但是，你有你的苦衷，也不是不能解释的。无论如何，你趁现在难得回来的机会，应该有个交代。或许会劝得她回心转意。乃至对于真的绝望了，倒也能够丢开，重新从人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！我应该对她有个交代。”

“那好！我陪你去。”

李绅点点头，盘算一会儿说：“当然公事第一！照我原来的打算，这会儿应该已经把东西办齐装船，七月初可到开封。如今得赶紧催办，无论如何，月半一过，非装船不可。不然接运的车马多等一天就让百姓多受一天累，于心何忍？”

“月半大概都可以齐。我帮你再催一催。”李鼎问道，“绅哥，你自己预备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至迟不能过二十五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李鼎有些着慌，“你不是答应了要办喜事？这几天怎么来得及？”

“不！办喜事起码得明年。婚娶大事，岂可草率？”

“我说的办喜事是传红，不是迎娶。传红宴客，往来酬酢，

亲友相贺，总要半个月才摆布得开。”李鼎自作主张地说，“这样，棉袄月半装船，然后办喜事，你月底动身。明天我替你去要船，有两天工夫就可以弄妥当。大后天我陪你去访绣春。了掉这重公案，回来你就可以专心一致地干你的正经事了！”

\* \* \*

黄昏下船，沿着运河南行，午夜时分，便到了吴江，泊在垂虹桥下。新月如钩，清风入怀，李绅忽然有了酒兴。

“糟糕！”柱子懊丧地说，“路菜倒带了，就忘了带酒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李鼎携来的春熙班的小旦琴宝说，“这里我很熟。上岸往南一里多路，是个镇子，那里有好几家卖酒的，这时候还都在纳凉，不愁敲不开店门。”

于是李鼎派一名男仆与柱子一起去打酒，然后吩咐船家烧水烹茶，与李绅倚着船一面品茗玩月，一面闲谈。

“鼎大爷，”琴宝笑嘻嘻地说，“我有个主意，你看使得使得不得？两位爷不如到桥上去喝酒，又轩敞，又凉快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！”李绅脱口说道，“我本来就想上岸舒舒筋骨。”

于是收拾茶具、食盒、杯盘，另携两条龙须席，搭好跳板登岸上桥。这道桥是吴中一胜，本名利往桥，地当吴江入太湖之处，桥长一百三十丈，有六十四个桥洞。当北宋庆历年间初建时，本是木桥，现在早已改为石桥，桥中建亭，即名垂虹亭。

小福儿在亭中铺好龙须席，李鼎、李绅相对而坐，琴宝就坐在两个人中间。月光斜射，正照在他稚气的脸上，眉目娟娟，带点儿腼腆，像个女孩子。
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李绅问说。

“十六。”

“从师几年了？”

“八年多。”

“八年多，会的曲子不少吧？”

“他早就满师了。”李鼎说道，“他师父不放他。唱得很不错，可惜没有带笛子，不然可以唱一段你听听。”

“我带了一支笛子，在船上。”琴宝向小福儿招招手说，“小福哥，劳你驾，把我铺位上那支笛子取下来。”

“你念过书没有？”李绅又问。

“也谈不上念过书。不过认本子，识得几个字而已。”琴宝又说，“鼎大爷常跟我说，要念些词曲在肚子里，不然演《闹学》、《惊梦》这些戏，拿不出身分来。”

“这也是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的道理。”李绅问道，“你倒说，你念了些什么词曲在肚子里？”

“他最喜欢朱陈两家词。”李鼎插嘴。

朱是朱彝尊，陈是陈其年。四十年前一同应制科博学弘词，名动禁中，是有清以来两大词家，但最早合刻的词集，却谦称《朱陈村词》。李绅也是喜爱这两家词的，所以听得李鼎的话，颇有喜得知音之感，兴致更好了。

“那么，就此风光，有首《高阳台》，你总记得吧？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？只要船过这里，我总会想到这首词。”

“你念给缙二爷听听。”李鼎说道，“词韵又是一种，有些仄声，要当平声用，请缙二爷指点指点你。”

琴宝点点头，朗声念道：“桥影流虹，湖光映雪，翠帘不卷春深。一寸横波，断肠人在桥影。游丝不系羊车住，倩何人，传语青禽？最难禁，倚遍雕栏，梦遍罗衾。”